

歷史與空間

笑看旌旗紅似花(上)

◆ 羅大佳

1931年12月的一天，從上海到連的輪船上，一位年輕的女子來到船艙外，望着黃浦江上幾隻鳴叫的海鷗，一雙大眼睛深情地凝視着西南方向，嘴裏呢喃着想說什麼，卻又沒說出來。望了一會兒，眼裏泛起了幾滴淚花。看到一位頭戴鴨舌帽的男子向她走來，隨即擦去淚花，走回了船艙。

這位女子就是趙一曼，此刻，她受黨中央安排，和另一位化名「老曹」的工人運動領袖黃維新假扮夫妻，前往東北做抗日組織工作。

趙一曼原名李坤泰，四川宜賓人，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宜賓縣北部白楊嘴村，父親是位鄉村醫生，母親是位家庭婦女，家裏共有兄弟姐妹8人。趙一曼排行老七。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，趙一曼從小卻透露出一股男兒氣概。讀私塾，成績好。遇到校園霸凌，好打抱不平。母親給她裹腳，她拿起剪刀，幾下就將裹腳布剪成碎片。媒婆前來給她提親，被她三下兩下轟出家門。父母嘆息，這孩子，將來怎麼得了？大姐夫鄭佑之卻覺得她是一株革命的好苗子。鄭佑之是中共早期五十大黨員之一，人稱「川南農王」，當過兵，從事教育工作，公開身份是柳家鄉高等小學校校長。鄭佑之找來《新青年》、《覺悟》、《婦女週報》等進步報刊給趙一曼閱讀，趙一曼讀得如癡如醉，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思想。1923年冬天，當田地裏的麥苗開始泛綠的時候，鄭佑之和何錫輝介紹趙一曼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。1925年10月26日，白花場建立了團支部，趙一曼被選為團支部書記。同年12月13日，在團支部領導下，白花場成立了婦女解放同盟會，會員發展到180多人。1926年2月28日，趙一曼考入宜賓女子中學，其間，宜賓特別黨支部成立，趙一曼轉為了中共黨員，並帶領學生開展了各種學潮活動和革命活動。1927年1月，趙一曼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大隊學習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女軍事學員。蔣介石發動「四一二」反革命政變後，駐守鄂西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趁機叛亂，趙一曼參加了由軍校學生編成的獨立師，在葉挺的領導下開赴紙坊前線，痛擊夏斗寅的叛軍。後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。學習期間，與同為黃埔六期學員的湖南青年陳邦達在莫斯科戀愛結婚，度過了一生中最浪漫的時光。不久趙一曼接到了黨組織要她回

國的通知，這時候她已經懷孕了，但還是依依不捨地告別新婚的丈夫，踏上了回國的征程。歷盡艱辛回到祖國後，趙一曼先後在湖北、江西、上海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，後調到中央機關工作。宜昌工作期間，趙一曼在艱難的環境裏生下一子，取名「寧兒」，寓意兒子平平安安，健康成長。1931年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黨中央派出大批優秀幹部到東北領導抗日鬥爭。接到黨組織的通知後，趙一曼抱着兒子到上海的一家相館和兒子照了一張合影，然後將兒子寄養到武漢丈夫的大哥陳岳雲家裏，這才踏上了抗日鬥爭的征程。

此時的趙一曼坐在船艙裏，心潮翻滾，思緒萬千。她想起了近百年來在帝國列強欺凌下苦難的中國，想起了在日寇鐵蹄的踐踏下苦苦掙扎的東北人民；想起這些，趙一曼就感到了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肩負的重擔和責任，恨不得生出翅膀，立即趕到白山黑水之間，投身到抗日鬥爭的滾滾洪流之中。同時，趙一曼也想起了遠在莫斯科的丈夫，想起了心愛的寧兒，想起了四川宜賓的鄉下老家。想起丈夫和兒子，趙一曼心裏感到了一股溫馨和暖流；想起宜賓的那個鄉下老家時，趙一曼的情感又變得複雜起來。那個老家在長江邊上的一片崇山峻嶺之中。由於封建守舊和大哥的貪財，父母去世後，為了讀書求學，那個家曾經讓趙一曼感到窒息和厭惡，在大姐夫鄭佑之的幫助和她的反抗下，才走出山村，來到外面求學。但那裏畢竟是生她養她的地方呀。1924年8月6日，趙一曼登報宣布脫離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，從此踏上革命的道路。其實那時候宣布脫離封建地主家庭，趙一曼除了表明革命的決心外，還有另一層想法，那就是白色恐怖之下，革命腥風血雨，她不想自己的信仰給家人帶來麻煩和災難，家裏曾因大姐夫的革命行動，一天就遭到過反動派的3次抄家。而此次去東北，抗日鬥爭的殘酷性顯而易見，也許這一去，就永遠回不到家鄉了，心裏又怎麼能不勾引起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呢？

思鄉未必不堅強，有情也是真豪傑。共產黨員趙一曼奔赴東北組織抗日鬥爭的路上，面對滔滔的江水、洶湧的波浪，鐵骨之下，也飽含了柔情。

抵達大連後，趙一曼他們臨時接到上級通知，滿洲省委機關轉移到了瀋陽。到了瀋陽之後，趙一曼以大英煙草公司捲煙女工和紡紗廠女工的身份為



趙一曼和兒子的合影。

新華社

掩護，積極從事地下工人運動，受到了黨組織的肯定。不久，滿洲省委機關遭到日特機關破壞，趙一曼和老曹轉移到哈爾濱，趙一曼被任命為滿洲省總工會組織部長、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。在哈爾濱，趙一曼和老曹領導了電車工人大罷工，並取得了罷工的勝利，喚醒了東北工人的愛國熱情和抗日熱情。可沒過多久，哈爾濱黨組織被叛徒出賣，老曹被捕犧牲，趙一曼和另外幾位同志緊急轉移到位於哈爾濱東南山區的珠河縣，擔任珠河中心縣委委員、縣委特派員、縣婦女會負責人。

初到珠河，由於氣候寒冷，語言不通，趙一曼女扮男裝和其他同志一起隱蔽在南邊的圍子裏，晝伏夜出從事抗日活動。那時的哈東地區局面非常混亂，一些自發的抗日武裝被敵特分子打垮的打垮，收買的收買；一些秘密的匪組織趁機渾水摸魚，幹起了打家劫舍的勾當；一些地主團武裝，公開投靠日寇，藉機欺壓百姓。而日特分子趁機挑撥離間，收編和剽奪當地武裝。殺人放火的事情時常發生，當地百姓人心惶惶，生活在一片恐怖之中。

趙一曼緊緊依靠當地群眾，白天和當地婦女一起洗衣服、看孩子、燒火做飯，參加生產勞動，晚上帶領幾位黨員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，站崗放哨，給當地游擊隊送情報，送給養，看護傷員，運送武器彈藥，秘密處決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漢奸和慣匪頭目，贏得了當地群眾的支持和尊敬。兼任鐵道北區委書記後，很快在侯林鄉拉起了一支20多人的農民武裝。學過軍事的趙一曼，帶領這支農民武裝打土匪，除漢奸，襲擊日寇崗樓，打掉偽警察哨所，愈戰愈勇，成為一支十分活躍的農民武裝自衛隊。關門嘴子一仗中，消滅了10多個鬼子，打死了一位日本軍官，繳獲了20多支槍，極大地鼓舞了當地群眾抗日的士氣，於是前來參加的人數逐漸增加，隊伍不斷擴大。改編為地方游擊連後，經常配合抗聯第三軍主力作戰。

(未完待續)

豆棚閒話

◆ 青絲

與時張弛

最近流行一個詞「鬆弛感」，可應用的範圍很廣。例如很多人逐漸接受都市生活是一種個體化的生活模式，個人只對自己的人生負責，不再過分比較、競爭、嫉妒；懂得及時排解消極情緒和記憶，學會從簡單的滿足感中尋求安慰；不再緊繃着自己的身，與外界持一種劍拔弩張的敵對姿態，內心的容積更大，更放鬆，處事也更有彈性。各種狀態綜合到一起，可歸納為一種「與時張弛」的活法或人生態度。

心理學家分析現代人不幸福的五大原因，排第一位的就是「急」。當今無數人急切渴望變化，希望能在短期內達成目標，由此造成的負面效應是許多人於不知不覺中就具有極強的控制慾，難以容忍與預期不同的結果。只要一出現意外情況，過強的控制慾加上失落感，就匯聚為不安、焦慮的負面情緒，對生活體驗形成了強烈傷害。

美國脫口秀演員喬治卡林(George Carlin)曾透過「路怒症」的段子——開車路上凡是比自己開得慢的人都是白癡，比自己開得快的人都是瘋子——敏銳捕捉到了現代人的心理傾向，習慣把問題歸咎於外界或他人，而非自己。這種意識誤導會使人變得盲目自大，與一切較勁鬥狠，想要在行動上競爭勝出。因此，「與時張弛」的首要之務，是認識到自己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，而非外界或他人。哈耶克說，人類及社會是演化的產物，但絕非人類理性設計的產物。個人雖然無法改變這種總體狀況與格局，但至少可以爭取到一點有所不同的空間，關鍵在於怎麼去做。換言之，很多事情不是隨着人的意願去發展的，會因各種情景出現變化，懂得降低個人的期望值和控制慾，坦然面對生活中出現的一切意外狀況，以及產生的不同結果，順其自然，隨遇而安，人的精神也就鬆弛了下來。

鬆弛感除了能讓人活得更輕鬆，遇事時的處理彈性空間更大，也是文學藝術和科學創造的基礎。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發明、文學藝術名篇，都是在鬆弛狀態下創作出來的，從沒有一關心急火燎的急就章能夠名傳千古。因為鬆弛才能建構現實與自我的距離，才会有更好的分寸感，產生一種對自然萬物的直覺性認識。

作家余華前些年受邀到意大利維羅納一家精神病院做演講，離開時電動門出現故障，半天無法打開。陪同人員對這一突發狀況極為緊張焦躁，不僅原定的計劃和節奏被打亂，也平添了額外的時間成本及精神消耗。余華卻很放鬆，開玩笑說既然不讓走，不知道院方有沒有為我們準備房間？余華在文學上的成功，我相信與這種「與時張弛」的心態是分不開的——人只有鬆弛才不會被條條框框束縛，才容易產生與眾不同的創見。當一種眼光和藝術思維形成，很多事情也就觸類旁通了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菩提路上
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九十一
《清涼歌集》選之四

俗世人都在說：「人生如夢」，「浮生若夢」。《世夢》歌詞卻充滿佛理。「大覺能仁」「仁者，人也」。仁者才能稱為人。佛教中只有大徹大悟才能達到至善的思想境界。只有大徹大悟才能做一個夢醒的人，如佛陀一樣的至尊。人生非夢，世事非夢，清醒做人，大徹大悟地修行才是大覺者。

世夢(節錄)
卻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
莊生夢蝴蝶，孔子夢周公。
夢時固是夢，醒來何非夢？

清涼歌集
弘一大師詞
素仲配畫
丁酉冬

生活點滴

「殘」手纖巧

◆ 吳翼民

早前中秋夜我們夫婦應邀去親家家裏共舉晚餐賞月，親家公在廚房裏大展身手，不時傳出鍋盤瓢碗交響之聲，爆炒嫩嫩氾氾之味，親家母則陪著我們夫婦在客廳喝茶嘍嗑。這是我們兩家慣常的生活格局。對於無錫這座江南城市而言，我們都是異鄉客——我太太是上海籍，我是蘇州籍，親家母是常州籍，親家公是泰興籍，不知怎的都循了太湖「包孕吳越」的氣勢被包孕到無錫這座城市來了。這般，我們在無錫就沒有什麼親戚而互為親戚，於是每逢佳節就輪番作東，連帶着孩子歡聚一堂，把酒歡慶。近年，親家母因嚴重風濕病手腳近乎致殘，遂行動不便，於是今年我們兩家再加上孩子一家就集中到親家團聚，把個佳節過得紅紅火火。

親家母一邊陪著我們說話，一邊雙手不輟在編織着她的織物，這回是編織精緻可愛的小白菜，已經有若干成品放置在她的針線盒中，除了小白菜，還有小小鳥、小小人兒。她喜滋滋一一展示給我們觀賞，

並讓我們挑揀喜歡的只管收入囊中。我看看這些可愛的織物，好是精緻討喜，再看看親家母因風濕致殘扭曲的雙手，尋思就是這雙變形的手一針一針鉤織出這些美麗的小精靈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問一聲完成一件作品的工期，親家母輕描淡寫回應說，複雜些的兩天，簡單些的一天半天，我仍感到不忍。可親家母硬是讓我們挑喜歡的拿，她說：「起先編織作品可以通過網絡出售，也有些小收入，久之，也沒那興趣了，大多就送親戚朋友啦，那些小織物是居所很好的小擺設，人見人愛哩。」我油然想起，女兒家客廳裏就布置了一組「中華民族大團結」的布偶群像，差不多就是五十六個民族吧，那些服飾就是親家母按着畫像一一鉤織出來的，好是艷麗多姿；又追溯過往，她給我鉤織過兩條暖和的領套，助我度過凜冽的寒冬；還有，她給我們夫婦鉤織過茶杯套、車票套，這些實用的織物無不出自她的那雙「殘」手。

親家母十餘年前患了風濕病，侵入四肢，膝蓋還曾動手術置換過人工關節，但雙腿仍然漸漸失去行走功能，雙手也失去了許多功能。雙腿不能行走，有輪椅助力，更有親家公開車帶往四面八方的，使她的活動範圍無限擴大，喜喜親家公年屆八旬依舊身健心柔，不僅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，還每每帶她到各個風景區觀覽湖光山色，品賞秋月春風。親家公對我說，他對本地每一風景區的路況都瞭如指掌，哪裏高低參差不便輪椅推行，哪裏一馬平川無障礙。我聞之感動，尋思親家母好生福氣，擷取大自然的精氣靈氣，化為繞指柔，一雙「殘」手得以編織出千姿百態的精緻織物。這一點來說，她精神的愉悅一點也不比常人遜色。在親家母一再盛情勸說下，我和妻子挑揀了兩雙顏色不同的「小白菜」，且借她的吉言「小白菜」即「小百財」，這便是「小康」景象也。未幾，親家公備炊已畢，滿桌的美味佳餚。偶抬頭望窗外，一輪圓月已經朗朗掛於天空，萬家燈火亮起，好一個和諧世界。

◆ 唐淡

古典瞬間

水寒傷馬骨——悲陳琳

讀《建安七子集》至陳琳的詩：「飲馬長城窟，水寒傷馬骨……」在炎熱的日子裏，依然感到刺骨寒意。陳琳很有文才，一輩子的作品都與文字脫離不了關係。他先是做大將軍何進的主簿，其時最值得一提的事是勸諫何進不要召集四方諸侯入京。他的《諫何進召外兵》一文雖不長，但已很有些「骨鯁之氣」——這也是後世馳稱的「建安風骨」的特色所在。惜乎何進不聽勸諫，不幸被陳琳言中，誅殺宦官不成，反成宦官刀下之鬼，並且引狼入室，封疆大吏董卓入京，如大象進了瓷器店，把大漢天下攪得天翻地覆。

陳琳避難冀州，投奔袁紹，袁紹用他「典文學」。陳琳替袁紹寫了不少文章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官渡之戰前夕大造輿論的《為袁紹檄豫州文》。方其擲管為文，筆走龍蛇，氣壯山河，大罵曹操「贊亂遺醜」「豺狼野心」，並辱及其父祖三代，勵眾士以非常之功，千八百年後讀之，猶令人神往，想見其風采。史書記載，曹操正患頭風，讀琳所作，翕然頓息。《三國演義》對此添油加醋，有繪聲繪色的描寫，書中曹操還評論說：「有文章者，必須以武略濟之。陳琳文事雖佳，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。」曹操是做文章的祖師爺，有資格說這樣的話。

官渡之戰，袁紹大敗，陳琳被俘。曹操問陳琳：「你給袁紹寫檄文，罵我就罷

了，為何還罵我祖宗三代呢？」陳琳倒也不卑不亢，答道：「矢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」曹操出名愛殺人，尤其愛殺文人，前有楊修，後有孔融、瀾衡之輩，無怪乎後世文人對曹阿瞞沒給什麼好筆墨。曹操卻對陳琳網開一面，惜其才，讓他當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（類似軍委辦公廳秘書長）。此後，曹操的軍國文書大多出自陳琳以及同屬「建安七子」的阮瑀之手。良禽擇木而棲，亂世之中，主要擇臣，臣也擇主，豪傑之士朝秦暮楚再尋常不過。陳琳有濟世志，曾寫詩感嘆「聘哉日月逝，年命將西傾。建功不及時，鐘鼎何所銘？」他還說，承平之時應當遵從禮法，身逢亂世就要看是否能建功立業，此一時彼一時，各從其宜。

無論如何，投奔自己曾經恨得咬牙切齒的人畢竟不是光彩的事。更為人詬病的是，陳琳在袁紹曹，歸曹之後又大罵袁。《顏氏家訓·文章篇》對此就大加非議：「陳孔璋居袁裁書，則呼操為豺狼；在魏制檄，則目紹為蛇虺。在時君所命，不得自專，然亦文人之巨患也，當務從容消息之。」其中雖有為陳琳解脫之詞，但替他不值的態度是鮮明的。晚唐人吳融就沒那麼客氣了，「縱道筆端由我得，九泉何面見袁公」。近人林語堂更是直斥陳琳為「文妓」，「文人地位到此已經喪盡，比妓女不相上下，自然叫人看不起」。抨擊陳琳，或為他辯護，都有很多道理可講。我更關注的是陳琳作為亂世文人的悲情一面。吾悲其人，惜其才，悲琳以彼其才而不得不侷促於權勢之下，抑鬱終身。像陳琳這樣有文才，喜歡寫文章，也許也只懂寫點文章，而又想在亂世中有所作為的人，十有八九會成為權力的俘虜。手中的筆是他唯一的武器和底氣，然而卻只是權力的匕首和投槍，不能有自由意志，只能「奉旨填詞」，否則容易傷到自己。孔融即屬此例。漢末魏晉之際是文學的自覺時代，曹操的兒子、後來的魏文帝曹丕就說，文章是經國之大業、不朽之盛事，人總會死，榮華富貴也會煙消雲散，只有文章可以無窮。陳琳作為軍中一支筆，除了零星的詩文外，一生精力大多用在作御用文章上了，充其量只能戴着腳鐐跳舞，把胸中文才熔鑄到軍國文章之中。文事與武略，有相得益彰的時候，但更多時候是文事附庸於武略，成為武略的婢女。《水滸傳》裏孫二娘說：「由你奸似鬼，吃了老娘的洗腳水。」在權力面前，才華一文不值，由你再有才華，也要看權力的臉色行事。反而言之，才華的綻放，必須避開權力的淫威，另闢蹊徑。亂世水寒，易傷馬骨，如果做不到不飲亂世水，那就要保護好自己的硬骨頭，當然得以巧妙的方式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，一場瘟疫襲來，陳琳染疫身亡。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今天，想起陳琳，更添悲愴之感。

詩詞偶拾

◆ 陳仁紅

秋雨是大地的裁縫師

連日來，河流傾斜噴野兀
此時，一場雨
被天空篩成銀絲千萬縷
先於落葉抵達大地
動作比貓輕
卻把黃昏踩成了薄薄黎明
遠山、屋脊、牆角的玫瑰
全都披著透明的白紗
從麥田到麥田，到果林再到菜園
皸裂的秋
被綿長的銀絲細細地縫補
後來
鳥鳴擊響流水
村莊的炊煙也更高更直了
秋雨是大地的裁縫師
縫補著凹凸的日子
也熨帖了我仄立的內心

